



稽古疑問卷二

廣川

楊 檟

著

同郡

盧世淮

較

疑漢書

漢書云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徃徃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憂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

堅矣於是封雍齒為侯夫鷲鳥將擊先慝其形
豈有群語沙中令腹心大臣知之令上從複道
親見之密謀不軌者何其踈也一可疑人臣無
將將而必誅若逆謀已露刑章難逃韓彭趙醢
英布伏誅是其驗也豈有不擒其渠魁者二可
疑人臣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留侯
心旅重臣必俟上問之而後言設高祖不見不
問將終隱不白耶忠君愛國恐其不然三可疑
不但此也至於傳淮陰則亦不能無疑者蓋人

臣事主剖肝瀝膽赤衷丹心不以得志生驕不
以失意抱怨其上也負周身之防明止足之義
韜晦弭禍明哲保身其次也若主遭顛頃身握
兵權挾詐以乞封相時而射利如臧武仲以防
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誰其信之漢書謂蕭
何知淮陰侯賢果可謂之賢乎或曰信建大將
旗鼓虜魏豹斬陳餘下燕破齊不賢而能之乎
曰此將畧也非賢也假王要封期會不至何以
為賢至陳豨反欲從中起則亂臣賊子矣未聞

亂賊而可命之曰賢也

疑漢書五行志

閱漢書五行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三十二年九鼎震是歲韓趙魏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為諸侯天下不附按司馬氏稱周道衰微紀綱散壞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者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不能討又寵秩之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何怪王室之日卑耶此正論也惟是周當

春秋戰國之時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耳三晉跋扈於下周天王擁虛器於上能禁之使不為諸侯乎昔桓叔滅晉周僖王納賂而畀之七章田和篡齊安王因而爵之列為諸侯權之下移已非一日恐難以苛責威烈也志又云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夏徵舒弑君楚莊王伐陳滅之陳之臣子毒恨太甚陰極生陽故致火案左傳宣公十一年楚莊王為夏徵舒弑君故伐陳殺徵舒輟諸

栗門因縣陳申叔時曰墜田而奪之牛無乃不可乎莊王乃復封陳昭公八年陳公子招公子過殺太子偃師公子勝訴於楚楚靈王滅陳至十四年楚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哀公十七年楚取陳麥陳人禦之楚公孫朝帥師滅陳據此陳前後為楚所滅者三今董生誤以陳之亡為莊之時遂妄有占候然昭之上遡於宣魯易四君矣莊之下迄於惠楚更五世矣淆亂不明豈未玩左氏傳耶志又云春秋昭十五年六月日有

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又云比日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按經之載日食自昭十五年起至於獲麟之年共計八次除十五年日食不叙外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昭二十有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昭二十有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昭二十有四年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昭三十有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定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定十有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

有食之經文載記歷歷可考何云在春秋之後
何又云不載於經耶稽查未明胡以占其事應
志又云春秋桓公三年日蝕既京房易傳以為
後楚嚴始稱王拓地千里按史記楚世家熊通
自稱吾先熊鬻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
公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
乃自立為武王是楚之僭號已鼻於武王之世
矣後歷文成繆三世皆襲王號何謂自嚴始稱
也且魯桓薨後中間歷嚴閔釐文宣五公而楚

嚴乃觀兵周郊問鼎輕重伐陳伐鄭伐宋南風
日競始稱伯焉安有桓三年而日蝕已應之者
乎詎直占驗失中抑且述叙不明矣尋此失之
所繇起漢代學者惟讀公羊穀梁不觀左傳以
故事不全知言多脫畧三年不窺園功亦踈矣
統而論之謂吉凶不繇於災祥乎江璧傳於鄭
客遠應始皇仆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單颺識
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鷺胡以禍福響
應昭昭不爽也謂禳瑞足以定休咎乎周王決

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涼師之
營鵬集賈生之舍胡以妖孽著象而福祿來臻
也故古之國史聞異則書若必究其應驗恐不
其然漢興儒者陽羅災青於二百年外陰討符
會於三十卷中安得持之若券應之如響乃採
前文而改易其說或以前為後或以虛為實移
的就箭掩耳盜鈴班氏曾不繹思即以五行編
志亦惑之甚矣且董京前後相反歆向父子不
同遂雙載其文兩存厥理可乎子曰君子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
之作者尚其鑒諸

疑世說

閱世說新語有曰匈奴遣使來朝太祖令崔琰
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使者曰曹公
何如對曰曹公雅望非常而捉刀者真英雄也
太祖乃追殺使者按紀信乘霧誑項羽於滎陽
孟陽卧床脫衣乘於姑蘇此皆勢處危急之秋
故不得已為捐軀之計也魏武經綸霸業南面

受朝華夷之所具瞻臣民之所觀望乃令臣居君位君待臣側其於體統不太褻乎且漢代白奴綏懷甚難雖賂以金幣結以婚姻猶不克戢狼子之野心止乳虎之搏噬而乃誅戮使臣絕彼口語第恐大庭廣衆欲蓋彌彰曹公英畧蓋世必不為掩耳盜鈴之事也或者人以老瞞平生多詐好為詭計故流俗相傳遂為此說耳

疑王通

或問王仲淹著中說一代大儒也隋史置而不

錄何耶曰隋史成於武德貞觀間計中說當時潤色於王氏諸子者尚未行世未必知隋有若人置而弗錄何足為怪曰何以知中說為諸子潤色也曰就中說知之也李密李靖皆英雄氣吞一代劉炫生徒遍四方薛道衡李德林之才名揚處道賀若弼之幹畧皆聲譽烜赫且詩書禮樂非六朝所急一處士談周孔諸人肯日僕僕其門牆乎晁公武讀書志考諸人與河汾風馬不相值以是知此書定子福郊福時暨孫勃勳

勸勸劫助輩所為也况臨終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其潤色益顯然矣惟是士生三代之下者一壞於管商載靡於釐翟三汨於申韓四湛於黃老五淫於莊列六殉於曇摩下逮六朝南北即瑰偉特達之英亦將望是數者步趨游息其於周孔之道久邈焉不知為何物矣仲淹勃起叔季直欲揭日月而懸之中天今披閱其書源流洞然規模廓然即性命天人之秘或未深窺而是非謬於聖人者鮮矣談道淑人當與卜商教授西河後先競爽柰何後世知之者鮮而罪之者衆也或者肩任太弘論建太廣有以啓後人不平之鳴噫此朱紫陽所為三歎而致惜也

疑子書

或問竺乾之教漢明始入中國是惑亂世教盡壞人心漢明起之也先儒以為罪魁不其然乎曰唯唯否否竊讀春秋戰國諸子書西方之教已醞釀胎胚於此時老之說有三曰虛靜曰恬

愉曰濡弱佛家所云寂滅非靜虛耶安樂非恬
愉耶慈忍非濡弱耶墨之說亦有三曰兼愛曰
明鬼曰尚同佛家所云化度非兼愛耶輪迴非
海則佛之大千微塵也須彌阿耨也列氏之言
曰周穆為華胥則佛之神通游戲也夢幻空花
也莊氏之言曰大椿冥靈曰蜉蝣朝菌則萬劫
億塵之旨也曰鼠肝虫臂曰生馬生人則三塗
六道之因也至其生死之談實際之論機鋒迅

發於後世禪學門風尤為脗合蓋釋氏未至中
華而立教之規大都已具於諸子之書矣何獨
咎漢明哉惟是漢明一倡馴致白馬西來佛骨
入內延至六朝南北盛演諸經一時能文之士
盡取諸家說以潤色而張大之而域外閎深奧
異之觀遂盡入於瞿曇之門矣噫萬世而後終
不能不歸咎於明帝也

疑郭子儀

綱目曰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廬杞嘗

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曰杞貌陋而
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君子曰郭令公之慮患誠深也雖然位列鼎足
不養威持重為百僚法而令姬侍與賓客相見
即不笑詎不起禍即險非盧杞詎不招禍乎夏
徵舒之母有殊姿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
皆通之衷其衣以戲徵舒射殺靈公楚伐陳殺
徵舒宋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
而醜攻孔父殺之而取其妻石季倫妾綠珠有
國色孫秀欲之季倫曰綠珠我所愛不可得也
使者去而復反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邇見遠當
加三思季倫終不與秀羅織斬於市曹噫此可
為士大夫豪放者之殷鑒也

疑李德裕

李德裕云自古伐國之女以為后妃未嘗不致
危亡之禍晉之驪姬楚之夏姬苻堅之清河公
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之陳夫人皆是物也
云云余竊聞之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史蘇

曰我以男戎勝戎必以女戎勝我有識者誠不可不杜絕矣惟是魏公此論其垂戒則是其考核則未確余按國語齒牙為猾龜卜露其兆床第不安夢寐形於神言太甘而中必苦人集苑而已集杜新田雉經蒲屈出奔驪姬之禍昔左丘明記之詳矣若夏姬者按左傳楚莊伐陳欲取之巫臣曰貪色為淫淫為大罰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子反亦止巫臣自娶之而奔於晉楚滅巫臣家是夏姬為巫臣禍則有之實未嘗為楚禍也按晉書苻秦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有殊色堅幸之寵冠後庭始有雌雄雙飛之歌後有鳳凰阿房之謠然堅之敗本以伐晉不繇清河也按南北史侯景破石頭城納溧陽公主甚愛之逮其死也公主亦食其肉是景之敗溧陽亦無與也若陳夫人者按綱目楊廣問疾無禮於夫人夫人泣訴文帝罵曰畜生何足付大事廣遂行冒頓之事後雖

為廣所蒸然隋之亡繇獨孤陷太子勇非陳之
罪也邇而上之三代皆罹此病桀伐有施有施
以姝喜女焉而亡夏辛伐有蘇有蘇以妘已女
焉而滅殷幽伐有褒有褒以褒姒女焉而傾周
其事尤瑩瑩顯著者李魏公何不引為炯鑒而
乃引其恍惚疑似者耶

疑五霸

學者多談五霸齊桓晉文之外其三人不知為
誰氏於是取昆吾丞韋大彭以合乎春秋之齊

晉而五之自史遷夏商本紀既絕弗載而春秋
戰國秦漢雜傳子書又皆逸失是以後世之惑
滋甚竊嘗考汲冢紀年而有得焉夫霸之見稱
其大旨有二諸侯有功宣力王家錫之茅土俾
專征伐而人服之若文王之為西伯是其霸霸
以功也諸侯而弗共王家恃其強大自專征伐
而人畏之若共工之伯九州是其霸霸以力也
自徐偃宋襄攘竊仁義卒以滅亡為天下笑於
是乎子輿氏大明王道以闢之謂仲尼之門三

尺童子羞稱焉竹書所記三氏其始之霸也要
皆得之於功而其後之亡也又皆失之於力按
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帝芬三十三年封昆
吾子於有蘇帝癸二十八年昆吾伐商三十一
年商師克昆吾此昆吾氏之顛末也夏孔甲元
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帝昊元年豕韋氏復
國商武丁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豕
韋克之此豕韋大彭之顛末也夫昆吾之霸霸
於仲康之代而亡於桀豕韋大彭之霸霸於夏

伯祖乙之代而亡於武丁然則世之談五霸者
以其始之以功霸而合之乎桓文則可以其末
之以力亡而合之桓文則不可何也桓文固以
力雄長於春秋間而尊周攘夷厥功甚偉與三
氏頗不類噫此五霸之說也

疑思孟授受

昔子輿氏自云私淑諸人史稱受業於子思之
門人若世不相及也者乃牧民之道親相問答
家語記孟童少時子思一見深為器重命子上

侍而禮之又似及門受業者要之古人尚友千古唯其學耳何必拘拘面承否也韓退之序堯舜以來道脉直謂孔子傳之孟軻然孔傳曾曾傳思思乃傳孟實洙泗淵源脉絡云夫子思之學何學也中諦創自伊祁氏虞庭申以危微一十六言遂為萬世道學之祖嗣是師述遞承真偽錯襟不識中為何物從未有儷庸立言者中庸其至昉於孔子子思子直原本天命約歸性情範之倫理屬諸君子而中庸之道始彰灼如

日中天矣孟子繇未發為中演為性善之論按以夜氣徵以乍見逝以孩提而人始知萬物皆備樂欲無加中和位育為實理繇達道為庸演為道邇事易之說約之親長統之仁義推之智禮樂而人始知堯舜可為反身皆實篤恭治平非難事孟子仁義七篇固中庸頂傳也世曼道隱日用鮮知卑闇者無足論即名為高明者恃其見識之卓越力量之弘毅不能俯而就於聖賢之繩墨而驚焉自跳於常格之外人之喜怒

哀樂煦然俱春凄然俱秋者本無不同也乃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蠻觸互設烏所稱大荆棘叢生烏所稱達斯人也以之安身立命則為網罟為陷阱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為妖孽其究至於鑠天地之精傷萬物之情中庸之道不蕩然無存也哉今天下聖真統一道教休明士何為浮慕賢知而甘自淪於卑闇之歸允我思益門中人吾願皆從潛伏屋漏處夜氣清明時求喜怒哀樂之情以翊一代無言靡爭之化而培

國家博厚高明悠久之運則思孟授受之真雖萬古不磨已其面受與否何問焉

疑卜易郭莊

或問向秀注莊子未竟而卒郭象有雋才竊以為已注補秋水至樂二篇其餘點定而已宋有子夏易十卷陳振孫云漢志無卜氏易隋志止有二卷是隋唐時已殘缺宋安得復有十卷其為依託甚明床頭捉刀何足垂訓後學嗜慕不置豈不為鷹鼎所誑惑耶余應之曰良馬產於

冀北材木出於鄧林豈必皆冀北鄧林哉書藪
如林顧著作若何耳儻疑其偽而棄寘之曰此
燕石也魚目也古今之偽者多矣安可盡棄乎
有偽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竒是
也有偽作於近代而世反感之者毛漸之連山
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傾蓋而有子
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
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而有鶡冠
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負鼎而湯液聞

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偽者
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
於自名而偽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耻於自
名而偽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於人而
偽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偽者
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禍之者僧
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憾其人偽以誣之者聖俞
碧雲之類是也又有偽而非偽者呂氏春秋招
集文士代作之類是也又有非偽而偽者淮南

鴻烈皆被雷等所為之類是也又有本無撰人
後世因近似而偽托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
又有本有撰人後世因亡逸而偽題者正訓稱
陸機之類是也著書者唯明其理足以垂後世
何必究所從出讀書者唯取其義足以昭法戒
何必問所自始不然騷哀之選棟梁之材如非
冀北鄧林伯樂公輸肯過之而不顧耶雖然漢
張霸隋劉炫皆篤學之士也成帝徵古尚書而
霸偽造舜典上之文帝求古周易而炫偽造連

山上之厥後事露霸幾死而炫抵罪噫可為矯
誣聖真者之戒已

疑獨孤后

或問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嫉自古記之矣妬盖天下之通病也即鬚眉
丈夫且不免况蛾眉乎第不知孰為尤耳曰莫
若隋之獨孤后也或曰漢有人彘唐有醉骨晉
弒主母鳩太子其酷烈之迹千載而下猶令聞
者髮指眦裂恨不齧其肉而寢其皮獨孤雖妬

未至於殺人也今舉以槩古今之妬得無已甚
耶曰呂雉武嬰董維毒國猶未亡也獨孤雖無
三人之毒一再傳而宗社傾覆其為害也獨烈
此所以為最也或曰隋之亡也以煬帝縱奢極
欲窮兵黷武天怨人叛國運隨之於獨孤乎何
尤曰子知隋之亡也繇煬帝而不知煬帝之所
以立起於妬太子勇也子知太子勇之廢繇楊
素之讒而不知讒謗之所以入起於后為內主
也子知后之浸潤太子而不知所以浸潤之故

起於太子之多女寵也此豈徐之臆說哉竊嘗
披閱史冊而有得矣史有曰后性妬左右不敢
進御尉遲迴女孫有美色沒入宮因得幸后陰
殺之帝大怒單騎走山谷間三十里楊素高頰
追及扣馬苦諫方還宮此妬其夫也史又有曰
太子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生長寧王儼平
原王裕安成王筠后彌不平晉王廣矯飾惟與
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上與后嘗幸其第
廣屏暱美姬於別室惟留老醜給事左右后信

之數稱其賢此妬其子也史又有曰高嬪夫人
率獨狐后言於上曰陛下何不為之娶上以告
嬪嬪曰臣年已老納室非所願也既而妾生男
后不悅曰陛下尚復信高嬪耶曩面欺陛下其
詐已見矣此妬及其臣也繇斯以談獨狐之妬
無非因於內寵惟妬太子勇之多寵所以吹毛
洗垢而必欲廢之惟受晉王廣之欺而不知其
有內寵所以與楊素表裏協謀而必欲立之然
則隋之覆宗絕祀其罪不歸於獨狐而誰歸哉

彼雉盟鞏雖狠心辣手漢唐晉之金甌尚無恙
也詎可與隋之國破家亡者同年而語哉斧黛
善妬獨狐無足怪已獨怪夫文帝以深刻鷲悍
之性祖申韓刑名之習殿庭殺人盜瓜不赦似
非有柔情者何一遇獨狐而鐵石輒化為繞指
也考楊素營仁壽宮成帝一覩其壯麗大怒曰
素為我結怨天下及后至喜曰素知吾夫婦老
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帝亦回嗔作喜
賞賚不貲第不知獨狐何術能令上喜能令上

怒能令上轉喜而為怒轉怒而為喜若弄丸然亦大異事矣語曰牡鷄之晨惟家之索又曰婦有長舌為雌之階廢立大事一任其翻雲覆霧而漫無可否涇渭於其中國安得不亡故表而出之以戒天下萬世之受妻桎梏及聽之穿鼻以自底於戚亡者

疑荀彧

或問荀彧不悟曹操之奸以其為漢討賊而從之逮操謀漸露大業垂成彧始悟而自殺激水

司馬公以死漢許之然乎否乎曰非也操託名漢相其實漢賊明目張膽凌天子而虐公卿非若齊桓晉文之假仁假義者比也操何嘗隱而不露彧何俟久而後知哉試以董卓方之可乎自古大奸巨惡無踰董卓老瞞事事慕效之其大逆不道無人臣禮在彧死後者不具論論其先者遣曹洪西迎鸞輿即卓之遷都長安也奉車駕東移鄴都即卓之較尉李傕劫天子入營也下故太尉楊彪於獄殺太中大夫孔融而夷

其族即卓之殺尚書周處太傅袁隗也建銅雀
臺而作賦以自矜誇即卓之築塢於郿謂事成
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也自稱兗州刺
史自領揚州牧自為司隸較尉自為大將軍自
為司空即卓之自領前將軍自為相國自為太
師也至於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僭越
之跡視卓如出一轍語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
知也豈以或聰慧過人且運籌帷幄者直至欲
加九錫而始悟則或亦昏愚之人矣何足以為

或或君實以死漢許之恐或面赤心忤於地下
矣司馬氏通鑑之纂包羅蘊藉神宗謂其賢於
荀悅漢紀良非溢美惟是昭烈以中山靖王之
後不使紹漢統苟或以曹瞞心腹之寄稱譽其
忠節此朱紫陽不容已於綱目之作也

疑宋太祖

或問藝祖之於北漢始欲下太行決勝負及聞
其懼不血食之語則不忍加兵繼因劉繼恩立
進薄太原及衛士願先登急擊則不忍驅之鋒

鎬之下其仁言仁聲真古帝王包荒之度天地
好生之德乎曰非然也周世宗時王朴獻策吳
蜀幽并皆欲漸次收取獨河東則曰必死之寇
太祖訪趙普計下太原對曰太原當西北二面
太原若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先削平諸國繇
斯以談北漢原未易取太祖亦灼見其不能急
取儻不揣已量力輒異批大卻導大窺萬一乘
我師老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安知鹿死誰手傳
曰高下在心故不得不因其哀而哀矜之乘其

奮而愛惜之也不然南唐徐鉉曰李煜無罪陛
下兵出無名太祖按劔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天
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又以劔授曹
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何不忍於漢而
獨忍於唐耶何不忍於北征之將士而獨忍於
南討之將士耶噫太祖蓋習於庖丁之解牛矣
賈誼曰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
其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斃髀之所必用
斧斤否則不缺則折此太祖所以提刀而立躊

稽古疑問 卷二
三
躑四顧不輕用發劓之新刃也

疑竇儀

宋太祖改元乾德及蜀平蜀宮人入大內太祖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恠之出示近臣皆不能對翰林學士竇儀對曰此必蜀物也昔蜀王衍有此號太祖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余讀史至此未嘗不服其學問之博而竊議其躬行之謬也孔子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德孰大於此乎

大德無虧即才藝收斂不害為君子大德一玷縱技能出衆不免為小人竇儀於藝祖比肩而仕周者也藝祖破除取絹儀堅不與藝祖重其有執乃一旦背周而為之臣蓋君臣大倫等於天地坐視網常傾倒而不一扶植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耶語曰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今若此是不識忠字為何物可謂之讀書人乎不特儀也儀之弟儼周顯德為拾遺儼之弟偁漢乾祐舉進士他如薛居正為

周司寇王溥為周僕射李穆為周拾遺李昉為周開封守趙普為周宋州判官曹彬為周牙將歷遷閣門使宋初大臣強半皆失節之婦視朝廷如傳舍背君父如路人五代以來大抵爾爾何獨於馮瀛王而嘲笑之

疑宋孝宗

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百戰百敗故善謀敵者欲決勝於千里之外須預籌於帷幄之中揣我

之力足以制彼之死命又揣彼之力不得不弭耳降心以從我然後為吾之所欲為而無不如意不然是真真決事也事安得濟宋孝宗之時何時乎神州陸沉陵寢陷沒固聖子神孫不共戴天之讐也挽江河之水盪滌中原之腥穢誰曰不宜顧理雖直而氣未壯志欲奮而兵則餒如是則度德量力遵養時晦可也即不然而積威蓄銳磨厲以須亦可也聚飾行人之玉帛為搖尾乞憐之計徒長黠虜之驕喪中華之氣亦

何益於成敗之數乎昔勾踐敗於會稽身為臣妻為妾女執箕箒以眩王宮男奉盤匱以隨諸御蠖屈雌伏未嘗一日而忘吳也累歲與范蠡謀一則對曰未可再則對曰姑待釋纍反國十有四載始與師雪耻抑何其隱忍濡滯乎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時之未至即稻蠡不遺種觥飯不及壺餐促之再三而不肯輕發也時之既至猶救火追亡人蹶而趨之惟恐弗及也堂堂大宋詐越所可彷彿松楸彫謝列聖之魂魄何依鍾簏傾頽四時之蒸嘗孰奠凡有血氣誰不痛心然為於可為之際則易如反掌為於不可為之時則難於上天圖反掌之易走上天之難欲徼倖於萬一得乎燕丹欲報秦王鞠武請約三晉連齊楚媾匈奴以圖之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恐不能湏竟速滅亡之禍噫孝宗此舉廟虎牙矣幸未激燕丹之禍也

疑拜住

嘗聞子輿氏云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褻躬者居仁繇義是已範世者教之興仁尚義
是已若曠安宅弗居舍正路不繇而馳騖於廣
漠之野汨沒於無何有之鄉乃號於人曰至人
無為大聖不作則身與世未有不兩失也者拜
住之對英宗謂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
非仁義不可意匪惟未窺仁義之藩籬抑亦不
達清靜之宗旨矣竊讀漢史曹參相齊聞膠西
蓋公善治黃老避正堂舍之及代何為相一遵

荷約束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卒起寧一之頌孝
文入繼漢統玄默恭儉與民休息賈大傅痛哭
流涕之策謙讓未遑海內富庶幾致刑措之風
又讀列子有昆弟三人游齊魯進仁義之道而
歸父問之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
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俱全
繇斯以談清靜未始不可致治而仁義何可斯
須去身則自治治天下之說與此不大相刺謬
乎蓋清靜非一無所事事也大舜無為而治夫

科古疑問 卷二
子曰恭己正南面而已考其當日行事賓四門
誅四凶分任九官十二牧無為而實無乎不為
居敬行簡此所以風動之治與時雍匹休乃佛
氏者流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絕而兄弟夫婦
朋友若然則身於何給而又何以治天下乎為
拜住對宜何若孟子仁義七篇昭如日星韓文
公佛骨表原道論學者仰之若泰山北斗何不
追述謹言進之黼座而乃為模稜兩可之言亦
默於陳善閉邪之道已

疑呂夷簡

國家之患莫甚於大臣妬賢忌能膠固而不可
解何也大臣猶家督也一家之中必主伯亞旅
各效其力而後家道成亦猶身也一身之中必
四肢九竅百骸血脉流貫而後身無恙否則未
有不潰敗壅滯也者匪直害人抑且自害匪直
禍身抑且禍國故曰莫大之患也呂夷簡因附
太后之一言而逐國母又因國母之故而逐孔
道輔孫祖德宋庠等因上百官圖之一事而逐

范仲淹又因仲淹之故而波及於歐陽修余靖
尹洙等可不謂毒心辣手哉無何而雲霧霽雷
震息擢仲淹為經畧還歐陽修余靖為正言劉向
所稱轉石拔山者一旦反之若弄丸然何不修
舊却前後判然兩截人也豈乘道德而浮游一
龍一蛇耶抑覺今是而昨非吞刀飲灰刮滌腸
胃冀全晚節末路耶無亦習於狙公賦芋之術
朝三暮四而令之怒又朝四暮三而令之喜耶
總之機事機心玩弄天下英豪於股掌之上謂

之螻螂之轉則可謂之走盤之珠則不可雖然
夷簡何可深咎也余因夷簡而不能不致慨於
今矣邈自神廟以來四明分左右之祖秦晉奮
玄黃之戰而燕齊楚鄭江廣浙黔間或歸楚或
歸漢各立門戶各樹赤幟始猶以桑梓分壁壘
繼則倉黃數易岐路之中又有岐路矣始猶止
於褫奪繼則覺黔城旦且加以通內通夷矣始
猶下之理繼則斃之詔獄矣始猶殺其軀繼則
流其妻孥矣愈出愈毒彌久彌辣較東漢黨錮

之禍晚唐白馬清流之禍宋季道學偽學之禍
更有烈焉噫虛舟無望已安得有捐故怨不遂
非如夷簡者出尚可救得一半也

疑陳堯佐

余讀昌黎祭鰐魚文始以為刺史受命守土而
鰐魚悍然不安溪潭食民畜以肥其身勢不得
不與辨鰐若有知其速率醜類南徙於海是責
之以理也繼以為鰐如頑冥不靈傲天子之命
吏不徙以避之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

與鰐從事必盡殺乃止是又惕之以威也居無
何鰐果遠徙避去竊疑水族何知而感應如響
文公之言豈欺我耶自唐迄五代以及宋閱幾
百年矣而鰐復肆毒尾張氏之禪子以去刺史
陳文惠公命吏挈舟往捕之鰐觸網輒止用百
人曳之以出遐邇士氓靡不吐舌駭焉豈太公
釣於磻溪遇異人指授而刺腹獲書乎抑白龍
游清冷之淵而豫且得以射其目乎豈躡會稽
而沉轄踞滄海而負鰲故巨魚縱大壑而制之

若小鮮乎抑周處為桑梓除害而入水斬蛟乎
豈神龜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路徒見夢於宋
元乎抑沒淵遭驪龍之睡而得其頷下珠乎豈
溫嶠燃犀而牛渚之怪不能自密其形乎抑神
禹治水支無祈鎖龜山之足乎或刺史精誠感
格而海若陰佐默助之俾不得掉尾揚鬣鼓鯁
濡沫也無其理而有其事余終不能無疑於懷

疑宋太祖

周恭帝時大尉趙匡胤率禁軍禦契丹兵次陳

橋諸將策為天子或曰諸將欲富貴匡胤將柰
之何余曰不然匡胤受周厚恩當孤兒寡婦之
時政應盡忠竭節以扶王室使陳橋之變果出
於下何不誅鉏叛卒退居藩服乃慨然誓眾而
還君臣之義其謂之何孔子云可以托六尺之
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匡胤有慚色矣或曰赤光
異香之奇已肇於夾馬紫雲黑龍之祥復見於
漢東而倒戈之時日光磨盪天之所命人豈能
違余應之曰遼漢之兵安在禁旅之出何因身

上黃袍豈臨時之易製袖中禪文料平日之夙
成觀吾兒素有太志之語則平日之謀畫於家
不問可知也匡義趙普陽以事理曉之陰以擁
戴主之欲誰欺欺天乎噫總之取天下者上世
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德取者仁漸義漬商
周是也力取者誅暴鋤亂漢唐是也謀取者乘
機遣會陽設陰施宋太祖是也此可為千萬世
之定論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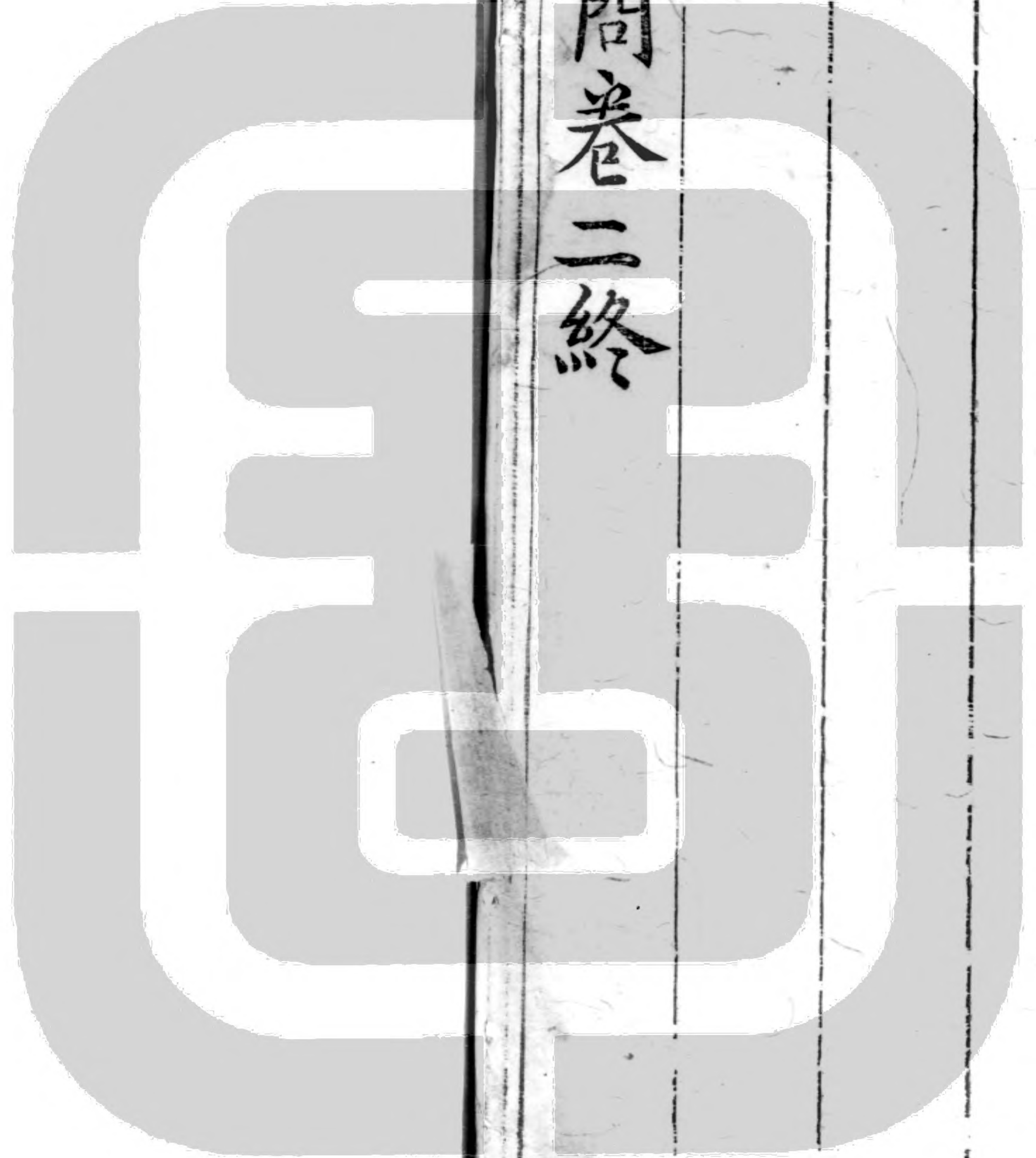
疑王禹偁

宋咸平間黃州兩虎夜鬪一虎死食之殆盡王
禹偁以為異奏於朝余竊不能無疑焉按春秋
卞莊子欲刺虎館鑿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食
其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而刺之一舉必
有雙虎之名繇斯以談弱肉強食猛獸之常也
何足為恠又奏宋均猛虎渡江則余之感滋甚
按家語孔子聞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曰去
年虎食吾夫今又食吾子子貢曰何不去對曰
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夫政善官廉不

能感虎於春秋之世而宋均乃獨能化虎於漢
之世耶竊惟夫今之為虎者衆也居揆路者蔑
克養在山之勢令狐狸不敢晝號而反使狐假
其威也操論議者蔑敢問當道之豺令負隅橫
岡者屏跡而市虎反成於三人也虎符在握任
非不當關也一遇大敵蒙臯比而先犯者寂無
聞焉鉛槧童習文非不般般也叨際風雲而羊
質虎皮者比比焉銅墨之長視眈眈欲逐逐不
飽則飛而食人者十常八九焉夫南山白額人
爭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乃虎而冠者搏噬於大
都通衢而恬不為恠 聖明在上不幾於獨坐
窮山而養虎自衛也耶即當驅而遠之勿令百
姓方漁方肉膏餒虎之吻也

稽古疑問卷二

稽古疑問卷二終



程